

中国历代宦官丛书

童 贯

● 宋世荣 著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宣贯/宋世荣著. —北京: 蓝天出版社, 1998. 6

(中国历代宦官丛书)

ISBN 7-80081-808-X

I. 宣… II. 宋…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2098 号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 100843)

电话: 66787132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 开本 14.75 印张 29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册 定价: 29.80 元

内 容 提 要

童贯，少年入官为宦，投在宋神宗宠信的宦官李宪门下。因他巧乖媚上，善察人意，很得李宪信任。神宗死后，李宪遭贬。童贯也受到波及而在官中沉寂了一时。

徽宗即位后，童贯窥探到这位风流天子，喜作文词，擅长图画，便勾结蔡京，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搜刮民间名画、古玩以献徽宗，终获其好感，自此便平步青云。

从而，充当监军，手握兵权近三十年，他不但在战事中冒领军功，掩盖败绩，以惑人心，得邀恩宠，而且树党植羽，残害忠良，公开卖官鬻爵，当时就流传着“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的民谣。由于童贯权倾朝野，朝野百官，争出其门。

宋钦宗即位后，在群臣强烈要求下，下诏公布童贯十大罪状，终于将其正法。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左右逢源 (5)

◆ 妓旁，站着一人，名叫童贯 ◆ 尖刀刺向童贯 ◆ 童贯掀开了马桶盖 ◆ 他把宝押在徽宗身上 ◆ 女人的话最顶用

第二章 巧取豪夺 (33)

◆ 他乡遇故知 ◆ 童贯成了蔡京的救命稻草 ◆ 酒色薰人醉
◆ 杭州府衙，灯火通明 ◆ 童贯动心了 ◆ 张玉燕跟着童贯往回走，泪珠扑簌簌地滴下来

第三章 引君入彀 (54)

◆ 宋徽宗对童贯收割来的字画很满意 ◆ 道士徐知常答应为

童贯尽力 ◆老鸨拉着童贯问：老爷怎样称呼 ◆李师师初会宋徽宗 ◆青楼女子和后宫嫔妃就是不一样

第四章 首战告捷 (81)

◆一乘小轿进了蔡京的后花园 ◆童贯跪在父母的灵位前，泪流满面 ◆童贯将徽宗的密旨塞进了靴子 ◆一阵狂风大雨，救了童贯 ◆童贯亲自擂鼓助威 ◆亡将之子，叫童贯干爹

第五章 恃功骄恣 (131)

◆西北，成了他的独立王国 ◆童贯有了自己的私人武装——胜捷军 ◆蔡京成了绊脚石，怎么办 ◆童贯父子都喜欢上了张玉燕 ◆蔡京被童贯逼下了台 ◆张玉燕提出要为童师礼守陵三年

第六章 出使辽国 (150)

◆宦官充任大使，文武感到惊讶 ◆辽国皇帝发现童贯竟有胡须 ◆归途中有辽臣要降宋，童贯喜出望外 ◆他解下腰间的佩剑，送给了马植

第七章 议取燕云 (166)

◆童贯和徽宗一起演了出戏 ◆马植投宋，被赐名为赵良嗣 ◆童贯首倡联金灭辽 ◆《平燕策》吓坏了满朝文武 ◆有人弹劾童贯，宋徽宗大发雷霆 ◆童师闰跑进宫，要皇上救命 ◆童贯洗过脸后，仰天大笑

第八章 兵败西北 (186)

◆童贯向宋徽宗满口打保票 ◆童贯见死不救,小兵割下了刘法的脑袋 ◆血流成河,童贯夺路而逃 ◆全军覆灭,童贯却说大获全胜 ◆张玉高情愿为他更衣

第九章 镇压义军 (210)

◆官兵放火点燃了方腊的心 ◆宋徽宗用软舆把童贯抬上了金銮殿 ◆童贯自说自话,替皇上写了罪己诏 ◆宋江把矛头对准了自己人 ◆官军攻克了杭州,义军开始防御 ◆方腊的根据地被官军团团围住 ◆一个小卒,名叫韩世忠,立了大功

第十章 官升太师 (248)

◆童贯跪在地上,满头大汗 ◆原来朝堂上有了后起之秀在 与他作对 ◆太师这个官职,是童贯骗来的 ◆宋徽宗决定:童贯为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 ◆众三军只听童贯的号令 ◆白虹贯日,在大军出发前显现 ◆徽宗又给童贯派了个监军

第十一章 败绩频频 (286)

◆招降的人被辽国杀掉了 ◆童贯为马扩送行 ◆辽兵大骂宋军猪狗不如 ◆童贯把责任推到了下属身上 ◆宋徽宗又想与辽国和好了 ◆童贯感到失宠了 ◆一场大火,烧得童贯成了惊弓之鸟 ◆燕京城被女真人夺走了

第十二章 赍金抚燕 (340)

◆童贯妄想占金人的便宜 ◆燕京城开出了100万贯的价码
◆童贯进了一座空城,感慨万千 ◆没想到,买好了的爆竹竟然被别人抢去放了 ◆童贯送给童贯一首《平燕诗》 ◆童贯的大泡泡被徽宗吹破了

第十三章 荣封王爵 (362)

◆童贯为李师师造了一座醉杏楼 ◆杨可世从边关带来了个好消息 ◆李师师要宋徽宗教她画画 ◆两缸荷花引出了一场好戏 ◆王黼家来了三位不速之客 ◆童贯无心赏花,却东张西望
◆童贯得意地说,姜还是老的辣 ◆中国历史上的独一无二的王爷宦官

第十四章 临阵脱逃 (385)

◆马扩从金国回来说,金国要进攻了 ◆童贯脚踏任宗尧说,你好去死了 ◆张孝纯、马扩跪下求童贯不要走 ◆李知均哑口无言 ◆童贯拂袖离去,无动旧衷 ◆马扩拉住了马头,向他要兵
◆韩世忠说,我只有一千人 ◆张玉燕摔碎了双龙砚,大笑而去
◆血书使徽宗退位 ◆弓箭射向自己人

第十五章 貽害东京 (400)

◆新皇帝也要逃命 ◆李纲传旨说,再有言去者,斩 ◆大宋军民一起在战斗 ◆宋钦宗偷偷派人去议和 ◆各路勤王兵马来

到了汴京城下 ◆全国提出要人质 ◆宋钦宗说,什么都答应

第十六章 惡貫滿盈 (428)

◆老百姓说,李纲是好人 ◆文武百官也认为,罪魁祸首是童贯 ◆宋徽宗面无表情,要多站一会儿 ◆山下送来了童贯不要听的好消息 ◆他晕倒了 ◆终于轮到发配充军了 ◆童师闵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尾 声 (447)

引 子

南国的七月，正是骄阳似火，让人无处藏无处躲。

南雄州县城北，有一辆马车缓缓而行，由北向南行驶在鹅卵石铺成的古驿道上。马车用青布作幔，围得严严实实。

童贯坐在马车内，心神不定。从京里接连传来消息，李昌彦、王黼、梁师成已经接二连三地被诛，这下一个，莫非……

“唉——！”童贯的内衣早已湿透，可仍想就这样在黑暗中闷闷地坐着。

马车进了珠玑古巷，巷内多为深宅，高树参天。

忽然，巷内一阵骚动！跟着，一队禁军拥来。

“王爷在车上么？”领头的一位将爷朗声问道。

车停了，童贯掀开轿帘，探出身子，盯着来人问：“你是何人？”

来人弯腰深施一礼，说末将乃禁军参将王有，随钦差张征大人而来。”

“噢？……”童贯有些紧张，“那张征人呢？”

“张大人随后就到，他让末将先行来此，恭候王爷，给您贺



喜!”

“贺喜?”

“是! 皇上有旨赐王爷茶药, 并宣诏赴京, 又拜王爷为河北宣抚使!”

“什么!” 童贯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么?

“见过王爷! ……”。众禁军齐刷刷地躬腰施礼。

“平身!” 童贯下了马车, 见此景, 不由使他又找到了以前的感觉。

“王爷一路劳顿, 先进院吧!” 王有堆满笑容。

“也好!” 说着, 童贯昂首进了高墙深宅的院门。

王有领了几十名禁军随后紧紧跟着, 其余的, 都守在了院外。

“爹……, 您来了么?” 童贯的养子、童师闵率了几名家丁出了正堂, 抢步迎上来。

“哈哈……。”童贯尽展笑靥, 一扫路途的风尘。

“爹, 您这是……!”

“随我来!” 童贯伸手抓住童师闵的手腕, 两人先进了正堂……。

“闵儿, 皇上已下诏, 又命我为河北宣抚使了!”

“噢?” 童师闵大感意外, “这么说来, 爹爹可以高枕无忧了!”

童贯点点头, 捻须笑道: “是啊! 看来, 他们还是少我不得。”

“我想也是, 毕竟爹爹是久经沙场的老师了。听说, 金兵又



大举来犯，皇上大概已是手足无措了吧！”

“嘿嘿嘿……！”

“报——！”一个亲兵奔了进来。

“什么事？”

“回王爷，钦差大人到！”

“摆香案，接旨！”童贯说着，整了整衣帽，然后，由童师闵扶着，跨出了门槛。

没走出几步，由院外进来了钦差张征。他，满面笑意盎然，拱手作揖。

“晚辈张征，见过王爷！”

“张大人少礼！”

张征见童贯依旧像往日那样的趾高气昂，心里不免好笑，一边却把抚在手上的圣旨紧紧地握在了攥起的掌心中。

一旁，王有已经悄悄地转到了童贯的身后。两厢，几十名禁军围成了一圈。

“王爷，接旨吧！”……

正堂上早有人焚香设案，七十三岁的童贯撩袍带，向南而跪。身后，童师闵也跪了下来。

张征缓缓展开圣旨，清了清嗓子。

“制曰——。”

张征却又不读了，悄悄对站在童贯身后的王有使了个眼色。

童贯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见张征忽然又停住了，觉得奇怪，刚抬起头，想要发问。

谁知，王有早已从腰间拔出明晃晃的快刀，伸起双臂，用力



向下一抖。只见热血溅地，童贯的头颅“骨碌碌”地滚了下来。

“啊——！”童师闵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不由自主地，童师闵瘫坐在了地上。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都已经完了！

张征冲他轻蔑地一笑，厉声喝道：“把童师闵给我拿下！”

.....

至此，中国历史上握兵时间最长、军权最大，爵位最高的宦官，倒了！

不久，金人又一次南下，打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及宗室臣僚三千余人，将汴京一百六十多年中积累的财富、图籍、仪仗、乐伎等几乎能拿走的一切席卷一空。

北宋灭亡！

史称，“童贯，死不足以偿债！”不为过矣！

第一章 左右逢源

◆坟旁，站着一人，名叫童贯 ◆尖刀刺向童贯
◆童贯掀开了马桶盖 ◆他把宝押在徽宗身上
◆女人的话最顶用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暮春，开封府祥符县郊，又添了一座新坟。

坟旁，站着一人，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黝黑的脸庞，双眼炯炯有神，虽然有些黯然，却掩饰不住天生的一丝慧黠。他身着一袭蓝衫，望着新垒起来的坟堆，心灰意冷。

他，就是童贯，字道夫，年已近弱冠。

童贯近几代祖上均皆务农，八年前，他刚十一岁（本书中的人物的年龄，均指虚岁），父亲就因劳累过度而病故了，是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拉扯大，还供他读了四年私塾。一年前，童贯娶邻村的王氏为妻，倒也琴瑟和谐，夫唱妇随。谁知，命运又一次捉弄了童贯，王氏于月前虽产下一子，可终因产后失调，不治而亡。



野外，枝芽早发，满眼青翠。望着这一片勃勃生机，童贯的心中却充满惆怅。自己虽生长在农家，却心高气傲，既不屑于以务农而终老一生，又无满腹文章在胸中。高不成，低不就，本想成家后安份地度日，谁成想，天不遂人愿，娇妻早亡。如今，只落得形影相吊，又一事无成。

忽然，草野旁的大道上，马嘶阵阵，旌旗招展。

谁啊？这么招摇！

不久，人马渐近，前呼后拥地向这边过来。

童贯终于看清，人马簇拥中，为首一人，三十开外，白净的面皮。他，就是同乡，虽然只比自己大十二岁，也属马，却是当今皇上神宗眼前的红人，大宦官李宪。

李宪还是在宋仁宗时，就净身做了太监，十几年了，现在他早已飞黄腾达，官至太原府走马承受。因老家离汴京路途不远，近二年来，李宪不时地回乡祭扫。每次回乡，他都是这样威风，童贯早已被这种浩大阔绰的场面所深深吸引。

童贯与李宪也曾有过几面之缘，因为皇宫内宦官的权势之争，这二年，李宪不时地劝说乡里的好几家子弟进宫作了太监，以充心腹。期间，他也曾差人来问过童贯，因为母亲横加阻拦，而终究未成。

现在，情形又变，娇妻新丧，自己既不肯面壁苦读，又不能耕田犁土，除了进宫作太监，又有什么捷径能飞黄腾达呢！思考了许久，终于，童贯横下一条心——净身作太监。

想到这里，童贯好像又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转过身，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去……



“哇——，哇……，”离家门还有老远，童贯就已经听见了儿子的啼哭声。

“娘——！”童贯加快了脚步，兴冲冲地进了房门。

屋里，童氏老娘正怀抱着刚满月的孙子，来回地摇晃着。

“娘，我又看见李宪了！”

“是么？他又回乡了？”

“嗯！真好大的气派！”

“听人说，他还领兵打仗呢！”

“是！”童贯捱了一会儿，鼓足勇气，坚定地说：“娘，孩儿我决定了，想进宫去！”

“作太监？”童氏老娘吓了一跳，“不行，坚决不行！”

“娘！孩儿已决定了！”

“你……！”顿时，童氏老娘的眼圈红了。

“我本来以前就有这个主意，可您老不愿绝后，现在儿子我一事无成，妻子又新丧，总算童家也有了子嗣，娘，你就答应了孩儿吧！”

童氏老娘腾出一只手，抹了抹眼泪，哽咽着说：“你要是去做太监，可让为娘的，怎么去见你死去的爹呢！”

“娘——！”童贯满眼噙泪，“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贯儿，你真的下了决心？”

“嗯！”童贯重重地点点头。

童氏老娘紧闭双眼，泪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颤声地说道：“既然如此，也好！但是你要记住，你还有个儿子和老娘在！”

“儿子知道……！”



“你去河对岸请郎中吧！”

“是！”童贯站了起来，转身走出房门。

“哇——！”背后，传来童氏老娘的嚎啕大哭声，接着，是儿子的啼哭声。

童贯倏地一下站住了，愣了半天，最后还是咬了咬牙，一跺脚，奔走了。

.....

黄昏，天色早已灰暗。屋内，童贯刚刚沐浴完毕，正跪在父亲的灵位前，低声祷告着。

片刻的功夫，童贯又深深地叩了四个头。随后，抽去腰带，袍里的内裤掉在了地上。

“王大夫，你操刀吧！”

童贯请来的郎中就站在他身旁，见童贯面无惧色，郎中点点头，问：“你真不后悔？”

“不后悔！”

“好！你躺下吧！”

童贯双眼一闭，往身边的床上一坐，躺下了。

“来，给你嘴里咬根筷子。”

童贯点点头。

郎中从药箱中取出一把软帛裹着的尖刀，然后用药酒擦拭了一遍。随后，右手微微发颤，紧紧握住锋利的尖刀，伸向童贯。

“嗯——！”随着一声剧痛，童贯猛地一颤，豆大的汗珠不断地渗出，脸色惨白。

忍着疼，童贯轻轻抬起头，睁眼往下一看，只见双腿间已是



一片血肉模糊。童贯一阵鼻酸，泪水刚刚出来，却又被他硬逼了回去。但是，他的头还是重重地仰在了枕头上。

“做了好几个人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像你这样，能硬挺下来的！”郎中边说，边给童贯洒了自己炮制的金创药末。然后，便把童贯的尘根裹入了手巾里的干灰中，用檀香匣子装好。

“童贯，这宝贝我给你装好了，你百年后，入殓好用！”

童贯咬着牙，又点了点头，说：“王大夫，谢您了！我还想麻烦您给我往李宪府上送封信，行不？”

“行哪！”郎中爽快地答应了，“李府上我也去过几遭，还算熟。”

童贯只觉得钻心地疼，几欲昏死，可仍死死撑着，伸手从枕底下掏出信，递给了郎中。

“王大夫，你去李府，再替我说说，我现在已受了宫刑，请李宪大人开恩，允我进宫当差！”

“好，我去！”

.....

朔风劲拂，吹散了一场激烈战斗后的腥血之气。远处，战马三五成群地散放着，几头大雕则悠闲地盘旋在那战后复趋明净的云海里。渐渐地，夜幕降临了。

月光如水，洒照在西夏军弃下的孤垒之上，方才还看得很清楚的这座孤零零的堡垒，如今白茫茫、明晃晃的一片，却再也寻不见了，野火把遮目的杂草烧得干干净净，月光下，一眼望去，远处的平荒地看得分明。